

# 爱与友谊的哲学沉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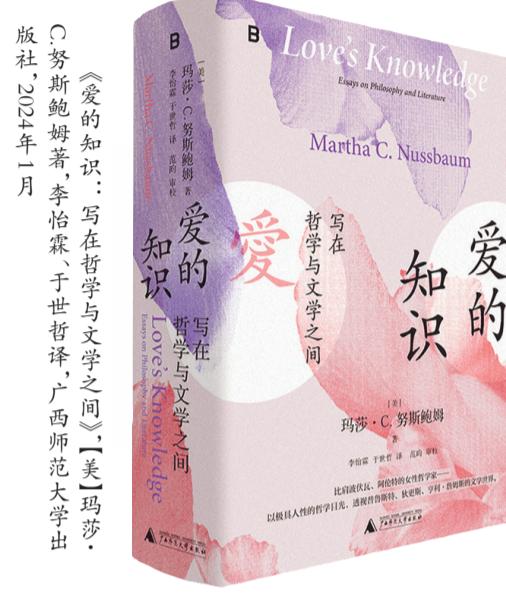
在情感被算法量化、亲密关系日趋“速食化”的时代，我们似乎比任何时候都更渴望联结，却又更容易陷入孤独。当“爱情”被简化为心动瞬间的消费，“友谊”被稀释为社交媒体的点赞，如何重建有温度、有厚度的关系？本期我们借由玛莎·C.努斯鲍姆的《爱的知识：写在哲学与文学之间》与汪民安的《亲密关系的核心是友谊》两本作品，开启一场关于亲密关系的深度探寻。努斯鲍姆凭借其对哲学的敏锐洞察与富于文学质感的细腻笔触，穿梭于爱与自我的交叉地带，为我们揭示爱的多面性如何深刻影响着我们对世界和自我的认知。汪民安借由福柯对亲密关系的看法，提出“友谊是灵活的也是有距离的亲密关系”，引导我们重新审视身边那些看似平常却意义非凡的情感纽带。这两本书虽视角各异，但都蕴含着对亲密关系本质的执着追问，跨越学科界限，将理论与生活紧密相连。

——编 者

## 将爱的智慧带回大地

——评努斯鲍姆《爱的知识：写在哲学与文学之间》

□ 颜桂堤



自201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以来，玛莎·C.努斯鲍姆在中国知识界便声名鹊起，热度持续上升。近年来，中国学界更是持续译介了她的《善的脆弱性：古希腊悲剧和哲学中的运气与伦理》《功利教育批判：为什么民主需要人文教育》《政治情感：爱对于正义为何重要？》《愤怒与宽容：恨与大度与正义》《欲望与治疗：希腊化时期的伦理理论与实践》《女性与人类发展——能力进路的研究》等一系列作品。《爱的知识：写在哲学与文学之间》（以下简称《爱的知识》）是努斯鲍姆一部前后跨度十年的论文合集，她将其视为一项行走在哲学和文学之边界上的组织清晰且具理论正当性的事业。这部论文集不仅涉及努斯鲍姆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怀疑论等哲学思想的别样诠释，也涵盖了其对普鲁斯特、詹姆斯等伟大作家经典之作的精彩解读，为哲学和文学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具有现代意识的优质探讨。

### 在哲学与文学之间架设起通约的桥梁

在努斯鲍姆看来，哲学经常把自己看作是一种超越人类的方式，一种赋予人类新的、类神的行动和依恋的方式，而她所探索的另一种哲学则是把自己看作一种属于人的和言说人性的方式。在“导论：形式与内容，哲学与文学”中，努斯鲍姆力图论证“为什么要将文学写作方式引入到哲学论述中去”的问题，她明确阐明：在追求“人类的自我理解”以及“人类能够充分地理解自我的”社会过程中，文学家的梦想与修辞是必不可少的引导。“对真理的追求可以是对某种文学的特定反思”，努斯鲍姆对“爱的知识”的哲学探索即是一项与文学作品相伴而生的思考工作，本书中所涉及的论题即是从与文学作品的相遇中产生并发展出来。

“假如哲学在寻求关乎我们自己的智慧，那么它就应当求助于文学。”显然，如果我们对那些起到激发作用的文学作品视而不见，那么就无法充分理解努斯鲍姆的文学思想。在《爱的知识》一书中，努斯鲍姆讨论了诸多的文学论题，涉及语言、意义、写作，但它们所处的语境如此不同，朝向的目标也如此多样，以至于有时都难以区分不同的分析论述之间如何能够相互关联。然而，在她所讨论的文本中，有一条从其哲学的驱动性关切中生发出来的概念发展线索贯穿始终。努斯鲍姆绝非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家，但她的思想不乏连贯性，遍及众多学科和思考领域的主题之间也存在着广泛的相互联系。《爱的知识》一书阐明了她对文学在一般哲学领域中的功能的看法，展现了贯穿其生涯对众多文学作品研究的大致思想轨迹。

如果没有文学，我们的生活将会怎样？努斯鲍姆在为《爱的知识》所撰写的“导论”中明确地阐明，两千年前的亚里士多德早已给出了答案：我们从未活得足够充分。没有文学，我们的经验便太局限；文学扩展了我们的经验边界，让我们反思和感受那些可能因为太过遥远而难以触及的生活场景和情感体验。文学是一种对生活的延伸，既让读者接触到其从未遇到过的事件、地点、人物或问题，也为读者提供比生活中发生的许多事情更深刻、更敏锐、更精确的体验。在《诗性正义》中，努斯鲍姆就充分论证了小说等文学作品通过使人们对于异于自己的他者生活的体味与同情，扩展了那种有助于公共生活决策的想象力，其传达的核心观念是——文学想象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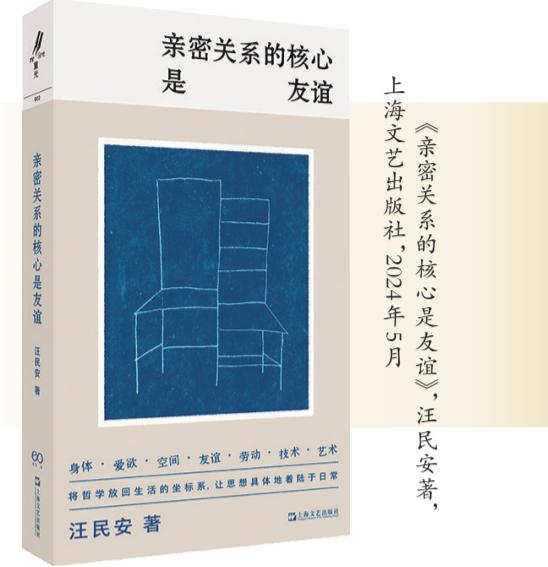
努斯鲍姆所选择的文本表达了她对特定问题的关注，而不是假装处理所有重要的问题。文学作品常常能以传统哲学所无法做到的方式，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及叙事来挑战人类既有的道德信念。努斯鲍姆敏锐地指出：“只有在我们像玛吉一样用细腻且敏感的思维，透过人类生活中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和偶然事件来探索爱和感知的时候，这些想法才能向我们展现它们的强烈影响。”文学是一种对生活的延伸，它通过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呈现了道德与爱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有瑕疵的水晶”和“细微的体察”中对《金枝记》的阐释，努斯鲍姆使詹姆斯所关切的图景变得复杂起来。这不仅是文学探究生活长度与广度的能力，而且还是这种探究能力与人物在场的结合。

尽管《爱的知识》一书在诸多方面显露出努斯鲍姆过于理想化的倾向，但不得不承认，它成功地跨越了哲学与文学的界限，巧妙地将二者融合起来。它不仅以哲学的深度剖析了爱的本质，更以文学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展现了爱的多面面貌。更关键的是，在通往“诗与真结盟”的当代路上，努斯鲍姆创造了一个新的写作场域。“这一场域既不是作为专业知识的哲学，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而是一种不再能将哲学与文学加以区分的写作，换言之，我们无法再将概念与生活经验区分开来。”（阿兰·巴迪欧，《法国哲学的历险》）诚然，努斯鲍姆对文学伦理价值的强调，并不意味着她对传统伦理学的彻底否定；她提倡在文学研究领域复兴人文主义价值的尝试，也并不意味着其试图回归传统的道德主义批评。可以说，努斯鲍姆以其理想化的姿态超越了流俗意义上对文学内容与形式的二分法，将文学的独特性纳入哲学的伦理考量之中，并在积极回应“人应该如何生活”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有效地重建了文学与世界之间的沟通桥梁，极大地拓宽了文学研究的新视界。为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对这位当代思想家及其《爱的知识》等一系列著作予以足够的重视与鉴赏。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 让思想着陆于日常

□ 阿 唐



本书收录了学者汪民安近些年的访谈、随笔，时间跨度涵盖从2006年作者到访巴黎探寻法国理论，直至近年来对社会与技术的一系列思考。书中综合呈现了作者在知识与经验、理论与现实之间不断探索的成果，凝结着他多年来对人际关系深入思考后的独到见解。他通过对身体、爱欲、空间、友谊、劳动、技术以及艺术等多个方面的探讨，引领读者踏入一个满溢哲学意味的世界，帮助我们更为深刻、全面地认识亲密关系。

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如何建立和维系健康、稳定的人际关系，成为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汪民安的《亲密关系的核心是友谊》由身体问题切入这个议题。这本书收录了他近些年来的访谈、随笔，将他关注的身体、关系、爱欲、物质、空间、劳动、艺术等主题尽数收纳，让我们在短时间内得以窥见其哲思全貌，也厘清了由身体问题引发的人之变化。

### 从个人身体到外部世界

在书中，汪民安对身体观念的历史演进展开了深入回顾，归纳出三个重要阶段：从身体与心灵的关系探讨，过渡到身体与文化、社会、历史的交织关联，直至当下身体与技术的深度融合。在当今时代，身体被技术全方位包围，但身体与心灵、身体与文化、社会、历史之间千丝万缕的纠缠依旧存续，从未消散。汪民安认为，现今我们对待身体的态度陷入了一种深刻矛盾。一方面，人们对完美身体满怀渴望，试图借助各种手段对身体进行改造；另一方面，“钛中之脑”概念盛行，认为身体仅是意识的载体，只要将意识作为信息上传，便可实现所谓的“长生”。显而易见，身体的概念已然被改写，由此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周遭的一切似乎也随之发生改变。

还有更为极端的观点认为“生命的本质就是一堆数据而已”，身体只有通过计算才能得到准确的解释和说明，诸如我跑步时累不累、睡眠质量好不好，不再由自身主观感受判定，手上佩戴的腕表以及床头放置的睡眠仪才拥有最终话语权。甚至，个人的情感、审美以及道德品质，都能够还原为数据与计算。这不仅构成了人工智能的根本出发点，也是ChatGPT等新科技对人类产生的根本性冲击：倘若生命的本质在于计算，生命仅仅是一条信息通道，那么人类显然已不再是生命的最优形态。

汪民安认为，“身体是生命最核心的根基，生命绝对地附着于身体之上”。他谈到，理解世界的首要前提是理解身体，因为“我的身体和我的欲望是一切知识的来源”。身体经验对人的世界观与伦理观有着深远影响：福柯始终聚焦于“排斥和区分”的主题，尼采大力推崇意志，德勒兹则提出了“无阻碍的身体”概念……如此看来，倘若人类借助赛博格、基因科学等技术改变身体，那么，与这一改造后身体相随的，还能否被视作人的生命？倘若能够脱离肉身而存在，那么，脱离肉体的意识与附着于肉体的意识，究竟还算不算同一个人？这便是“人之死”的最新版本。

汪民安提道：“人对事情的理解与其身体构造有关，所以很多背景相近的人会有完全不同的政治立场或价值取向。”反过来看，虽然每个人的身体

会到劳动所带来的自由与意义，进而收获快乐。这种快乐并非金钱所能给予，而是源于劳动创造本身。正如汪民安所言：“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他能够快乐地劳动，在劳动中产生快乐。”不过，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是，如何寻觅和识别这类能带来快乐的工作？这并非易事。对一个正为生活疲于奔命的人讲，要在劳动创造中感受快乐，显然不合时宜。可以相信，对于绝大多数从未体验过劳动快乐的人而言，很难分清什么是遵循生命激情去从事喜欢的工作，什么是屈服于本能欲望为了挣钱而工作。

另一个致使年轻人选择“躺平”的因素是，资本剥夺了人类的“不能”。意大利思想家阿甘本提出，我们应当保留自己有所不为的能力，然而资本的律令却是“我能”“我必须能”。它驱使人们永不停歇地工作和劳动。汪民安称，“人们在这个意义上也变成了一个劳动机器，一个永动机”，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不断被消耗、磨损，仅存的快乐唯有挣钱，挣更多的钱，依靠声色犬马满足口腹之欲。所以，当仅有的一点快乐都难以获得时，人难免会陷入倦怠。为了反抗这种消极的工作状态，人们自然选择“躺平”。

按理说，技术的发展理应将人从繁重的工作中解放出来，可汪民安却指出，这依旧难以避免催生新一轮的奴役。回到文章开篇所述，人工智能并不需要理解人类的情感，不仅如此，它还会反过来规训和控制我们的情感。例如，ChatGPT等人工智能会凭借自身的语言模式和表述模式，改变人类的语言系统，使我们依照它的方式工作和生活，最终掌控我们的大脑，让我们沦为奴隶。然而，客观来讲，说人工智能奴役人类，这仍是一种拟人化的修辞，它会掩盖躲在技术背后的另一群人。实际上，让人沦为奴隶的从来都不是技术，而是人自身。所以，面对技术发展所催生的奴役现象，我们无需过度恐慌。

### 从越轨到生命激情

从身体欲望到亲密关系，从居住空间到家用电器，从劳动关系到艺术收藏，这些论题皆始于个人经验，指向日常生活。然而，我们切不可忽视汪民安稳固且深厚的理论背景。在其著作中，汪民安回顾了走访巴黎学者的经历，探讨了他制作的关于福柯的电影，还详细介绍了法国理论的渊源。由此，我们能够清晰洞察他的思想脉络——所有源自经验的讨论，都是在这一理论背景下展开的。在《什么是法国理论？》一文中，汪民安介绍道，法国理论起始于对萨特主体理论的批判。其中，一条脉络源于索绪尔语言学所引发的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另一条脉络则源自尼采、海德格尔的德国哲学，这条脉络影响力更为深远，且更为复杂、隐匿。

在后一条脉络中，法国思想家们对主体和理性展开批判，并延续了尼采对生命的思考，为意志和欲望进行辩护。德勒兹从正面激活了权力意志；福柯从反面剖析了本能、非理性、生命的激情在欧洲消逝的原因；巴塔耶认为本能、欲望、激情具有神圣性；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致力于摧毁稳定不变的形式和幻觉；利奥塔提出了“力比多经济学”……不难发现，他们身上均体现出了生命的激情对理性牢笼的反抗。

汪民安指出，法国理论呈现出当代性、介人性、实践性三大特点。法国思想家们的理论从未与实践相脱节，他们打破了学院的围墙，积极介入政治论战和艺术实践。汪民安认为，这些人值得关注，“他们是我们的生活的一部分，揭示了我们社会的秘密。他们身上所具有的异质性，是对社会规训和控制的反抗与逃避”。因此，在谈及“怪咖”时，汪民安称，异质性是一种很酷的特质，它具有不妥协、对抗性的属性。他还表示，“今天的狄奥尼索斯精神体现在越轨者身上，体现在动物身上”。所以，在这个理论谱系中，不见阿波罗的理性之光，唯有狄奥尼索斯的狂欢酒宴。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由个体的不同所传达出的生命意志，看到从黑暗深渊喷薄而出的生命激情，也能看到人在拥抱本能欲望和残缺身体的过程中，实现了生命的完整。

（作者系青年评论家）